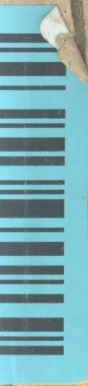


智取威虎山

曲 波 著

虎 威 山



智 取 威 虎 山

曲 波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从曲波同志所著的長篇小說“林海雪原”中节选出来的。

一九四六年东北解放区，我軍团參謀長少劍波率領的剿匪小分队，在消灭奶头山許大馬棒的土匪武裝之后，偵察英雄楊子榮同志化裝成为許大馬棒的养馬官胡彪，利用繳获来的“先遣图”（国民党的地下匪特組織名單），打入了威虎山座山鷄匪帮的心臟。經過种种考查，楊子榮取得了匪首座山鷄的信任，訂出了毁灭座山鷄匪巢的計劃，并設法与小分队取得了联系。大年三十晚上，匪徒們正在举行“百雞宴”狂飲的时候，楊子荣与小分队里应外合，將匪徒們一網打尽。故事情节惊險緊張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，表現了我偵察人員英勇、机智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。

智 取 威 虎 山

曲 波 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78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：2 9/16 字數：58,000

1958年7月第1版

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35,000

統一書号：T 10077·897

定价 (5) 1角8分

智取威虎山

一个土匪打扮的人，独自一个在密林的雪地上走着。

他一忽儿哼着淫调；一忽儿狂野地大笑；一忽儿骑上马大跑一阵；一忽儿又跟在马的后头吹着口哨；一忽儿嘴里也不知嘟囔些什么；一忽儿又拉着道地的山东腔乱骂一通；一忽儿又跑到马前头，让马跟着他跑；一忽儿他又蹲在马后头，让马走远了，他再打一声呼哨，那马又转回头朝着他狂奔回来。当马狂奔到他跟前时，他就抚摸着马头，大笑一阵。他几乎一点也不安静，真象一个疯子，也象一个练马的演员。他用在走路上的力气，远没有用在他这一套发疯的行动上多。

他只有一件事确作的特别仔细而有规律，不论是骑马和步行，不论是狂笑怪骂和瞎嘟囔，他总是每隔五六棵树，就用自己的匕首把树皮削下一小片，而且这一小片都是向着他来的方向。有时一刀削不下来，他一定再补上一刀，一直到削下来露出白楂为止。

这人不是别人，就是小分队杨子荣同志^①，他离开小分队后每天都是这样生活，他现在已是满脸青灰，头发长长，满脸络

① 原书中的小分队战士，侦察英雄。

腮胡子，看来是叫人可怕。这是他为了全部使自己象个土匪，特别是要使自己象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，要使自己的习惯、作风、气派都与那人毕肖。他已经作了三天的艰苦的演习。为了去掉他五六年的人民解放军老战士的习惯，他不得不狂练着土匪的习气，竟象一个着魔的人，比手划脚，晃头甩臂，哼着淫调，嘟噜着暗语黑话。总之，他一心只想着他的任务：“我练的愈彻底，完成这一特殊任务愈有保证。正象二〇三首长①所指示的：‘这一次你不是演剧，而是肩负着匪巢复灭的重担。那么你这个“土匪”应当的彻底，从现在起你不是杨子荣同志，而是惯匪胡彪②。’”

他现在已在向着他的目的地前进。

在前进的第一天和第二天，他一点也没放弃这个可能演习的机会，因为这条路是在威虎山的正南方，四百里的距离中没有一个屯落，又和小分队所驻的夹皮沟形成对立的两端，一个在威虎山的正北，一个在威虎山的正南，所以十分僻静，没有一个人能看到他。

最减少杨子荣麻烦的，还是高波和李鸿义③在黑瞎沟故意放走的那个傻大个④，他留下的脚印，给杨子荣当了义务向导。这样杨子荣就减少了辨别方向、寻找路径的大量工作。因此他除了边走边演习之外，就只有一项在树上刻下记号的必须的工作。

他骑着许大马棒的那匹马，虽然走的快，可是在这条空旷四百里黄花松的密林里，却施展不开他的本领，急行了两天，对这个大林还是深不可测。两天中一个人影也没见到，只有那个傻大个的脚印，和乱纷纷的兽迹，象蜘蛛网一样缠绕在无边的雪地

① 原书中的剿匪小分队领导人、团参谋长少剑波的代号。

② 原书中奶头山匪首许大马棒的养马官。

③ 两人都是原书中小分队战士。

④ 原书中的威虎山匪徒。

上。

第三天的傍晚，楊子榮不敢再宿樹洞，因為前兩天他曾在一棵大樹洞里碰上了冬眠的大熊，惹出了一場麻煩。所以他就在雪地上，拍雪成磚，築成了一座四壁的防風雪牆，鋪着兩張獾皮，宿在里面。楊子榮幽默地稱它為雪林“白宮”。他甜甜地睡了一夜，也許是太累了，直到陽光透入他的“白宮”，他才醒來。晃了晃膀，伸了伸懶腰，大口的吸了幾口白銀世界的鮮冷的空氣。把草料又倒了半袋，喂上他那唯一的旅伴。自己掏出煙袋，用勁的抽了幾口，提起了精神。他向正北一張望，在不遠的地方出現樺樹林。這個林間樹類的更換，意味着威虎山快要到了，這是劍波在地图上指給他的特征。

“現在應當立即向另一個方向岔下去，脫離那傻大個的腳印，以免引起匪徒們猜疑。”

他立起身來想着，用一雙機靈的眼睛環視着四周的樹林，好象是在尋查什麼有用的東西。他看來看去，突然對着一棵離他有五十米遠的小樹發出微微的一笑。也許是他因為這棵小樹生長在一個小山包的邊緣？或者因為這棵小樹的周圍沒有什麼更大的樹遮蓋它？說不一定是因為這小樹在人頭高處生有一個樹杈？他磕了磕小煙袋，彎腰從腿綁里抽出了匕首，便朝那棵小樹走去。

他在樹的北面用鋒利的匕首割挖着樹皮，一会儿小樹皮被挖下香煙盒大小的一塊。他又用匕首在這塊半寸厚的樹皮里面削了又削，刮了又刮，刮的只剩二分厚，他又小心的把它堵在原来的位置上，一點也看不出痕迹。他馬上又從腰里掏出一塊黑石頭，擱在小樹的杈上。他得意地一笑，轉身朝着馬走來，並且還不住地回頭看看，嘴里嘟囔着：“位置不錯……”

他收起了馬料袋，跨上馬，向西北方向走去。走了三十幾步

远，他再回头看那棵小树，突然从他得意的微笑中，露出一丝不安和失色的神情，他勒住了馬，嘴里嘟囔一声：“媽的，好粗心，假若这几天不下雪，不刮风，我那趟去小树的脚印埋不掉的話，岂不要坏事！”

他馬上鎮靜地一想，勒回馬头，順着剛才步行的脚印，奔向小树，再由小树跟前向东北繞了一个圈子，轉向正北，入了樺樹林区，又向西北策馬奔去。这样那棵小树上的秘密，就成了他蔓長三百多里的馬蹄印一个很規律的組成部分了，没有什么任何特殊的标志和破綻。

他通过一帶灌木林，进入樺樹林的深处，在一个小山包的脚下，重新喂上馬匹。自己想着：“我也需要吃飽一点好应付可能产生的一切。这一切很可能在今天就要开始。”想着，他从飯袋里，掏出冻的象石头一样的高粱米飯团。也沒有生火烤，喀喳喀喳地啃起来。啃两口飯团，再吃两口雪团，他一面咀嚼一面想，忽然噗哧一声笑开了。原来他瞅着他这身全套的土匪裝束，又連想到多日沒洗沒刮的臉，心想一定也难看的一塌糊塗。他順手向臉上一摸，只覺得滿臉胡髭象松針一样地刺手。当他摸到脖子上，无意中触到那块約有二寸長的疤痕时，他来回地摸了几下，忽然，笑容消失了，眼中射出了憤怒的火花。

原来这疤痕上記載着他永远难忘的仇恨，使他想起了爹娘和小妹妹。是在他十八岁那年上，他家的一条心爱的老牛，跑到惡霸地主楊大头的祖坟上吃了两口青草。楊大头說牛踏破了他祖坟的地气，把子荣的老爹捉去了，灌了一瓢尿澆的稀屎，又叫炮手們惡打一頓，老人經不起折磨，就这样活活地被糟蹋死了。子荣的媽媽怨气成疾，加上長期过度的劳累，結果一病不起，不久就去世了。年輕的楊子荣，天天想报仇，可是一来力孤勢弱，二来沒有机会下手，也只有長期地忍耐着。

真是禍不单行，仇还没报，楊子荣又遭到差一点致死的殘害。是在那年的大年三十那天，楊大头的后宅院失了火，燒的他焦头爛額。楊大头以为这是楊子荣的报复，把这笔縱火賬強賴到楊子荣身上。他招来些狗腿子，把楊子荣吊在大槐树上毒打一頓，脖子上被砍了一菜刀，他昏迷过去了。楊大头为了根除后患，决心害死楊子荣，当夜預备把楊子荣抬上西南山的岩石上摔死。幸亏好心的長工楊四鉄——楊子荣青年朋友，偷偷地放跑了他。从此后一直七年漂流在外，楊大头死了他才回到老家。这时他才知道他的小妹妹被楊大头抓去当了头，后来又不知把她卖到哪里去了。抗战开始后，这仇恨激励着他参加了八路軍，使他对人民解放事业抱着无限的忠心。

他咀嚼着，想着，他的心已奔向仇人，这仇人的概念，在楊子荣的腦子里，已經不是一个楊大头，而是所有压迫、剝削穷苦人的人。他們是旧社会制造穷困苦难的罪魁禍首，这些孽种要在我們手里，革命战士手里，把他們斬尽灭絕。

楊子荣把双手一搓。威武的眼睛叮向他周圍的森林，他的心和眼一样，在深远細致地考虑他这场即將开始的斗争。

他想的出了神，連口中的咀嚼也停止下来。他想着想着，突然正在吃着草料的馬，一陣乱声嘶叫，接着便是乱刨乱踢，从它的神情慌乱中看出了无限的惊恐。

楊子荣站起来，向馬惊視的方向望去，望了一会什么也沒有，樺树林依然寂靜无声。他回头再看看馬，它已是全身抖顫，气喘噓噓，两只恐怖的眼睛直望着西北方丛林。頻頻地回头望着楊子荣，好象求救似的。

楊子荣已敏感到必有名堂，心中一陣忐忑，扔掉了手中的飯团和雪团，操起了步枪，走近馬跟前。馬急忙向他身后依貼，好象在讓他擋住什么凶惡的敌人一样。

楊子榮又張望了一会，还是没有什么，他轉过身撫摸馬头，向它安慰道：

“別害怕，什么也沒有，我来保护你，快吃吧！吃饱了好完成咱們的任务。”

說着他紧了紧拴在树上的韁绳，防止被它掙脫。然后他隱蔽在一棵大树后面，紧握着枪，又抽出鋒利的匕首，繼續向周圍了望探索。

这时馬又一次地惊恐嘶叫起来，拚命地掙了两下韁绳，但沒有掙脫。接着它四腿弯弯，抖顫的站立不住了，看看就要絕望地倒下去。楊子榮一陣惊奇，口中嘟嚕道：“媽的，什么东西，这么大的威风，把匹活龙駒都給吓癱了！”他還沒来得及回头，突然一声巨吼，灌木丛中扑出一只大个的东北虎，張着利牙，豎着尾巴，一冲一冲地向馬扑来。虎尾扫击着灌木丛，刷刷乱响，震的雪粉四濺。馬被吓的不刨也不踢了，垂着头两眼死盯着扑来的惡敌，从鼻子里发出低沉的哀鳴。

楊子榮还是头一次看到活老虎，离的又这么近，又是来吃他的馬，这突然来的惊恐，使他气喘不安，心砰砰地乱跳，手中的枪也随着他的心有些抖顫。

虎一冲一冲的向馬扑过去，离的已經很近了，“得赶快下手，这匹馬不仅是我的快腿，主要是我的身分証，失了它就等于失掉了身分証。”想着他用力的把身体貼紧树干，把匕首用力向树上一插，把枪架在匕首上，克服了枪身的抖动，他压住了緊張的呼吸，从虎的側面，瞄准了虎头。他滿有把握地一扣扳机，糟极了，一顆臭子儿，沒打响。老虎一点也沒察覺，繼續向馬扑去，只有三十多步远了，楊子榮惊了一身冷汗，唰的一声抽出大肚匣子，向虎嘩的一梭子。老虎只是一惊，在地上打了个滾，显然又沒打着。它爬起来，向枪声猛吼了两声。当它发现了树背后的楊子



荣，便来了一阵凶狂的示威，吼声震得在全山迴响，尾巴象条巨大的鞭子，打的地下雪尘四扬。楊子荣趁着它示威的这一刹那，用步枪再射一枪，好极了，这一枪总算打响了，可是沒打着老虎，子彈在离它三四步的距离着地。他赶忙又推彈上膛，向着扑过来的猛虎又是一枪。可是又沒打着，老虎連蹿两个高，显得更凶惡，向楊子荣直扑过来。

“打虎不中，翻背伤人，媽的几枪沒打准了！”楊子荣全身綳紧的象石头，“再来他一枪，愈近愈有把握，沉着，沉着……”他一边緊張呼吸，一面盯着这个扑过来的惡敌，只离十步距离了，老虎把前爪向地下一按，准备它最后的一扑。“好机会！”楊子荣当的一枪，打中了老虎的一只前腿。这一扑它沒有扑到应有的距



离，可是离楊子荣只有三四步远，老虎一声狂吼，直立两只后腿，張开血盆似的大嘴，迎面扑向楊子荣。楊子荣就在这一瞬間，枪口对准了虎嘴，当的一枪，枪彈通过口腔，从腦盖骨穿过，老虎仆臥在雪地上，只有一条尾巴乱絞了一陣，死去了！

楊子荣上前两步，用脚踩着虎背，蹬了两蹬，死老虎已全身松软，他自己也和老虎一样，全身松软，四肢一点力气也沒有。一屁股坐在雪地上，爬也爬不起来，腿和手抖顫的更加厉害，他一仰身躺在雪地上，想恢复一下过度的緊張。他偏过头去，看了看那匹受惊如癱的馬，此刻已十分平靜了，在安閑地吃着草料。楊子荣一陣輕松的喜悅，擦了擦額上的冷汗，得意地自言自語道：

“有意思，要去威虎山，半路上又过了个‘景阳崗’。”但他又想：“这个虎怎么处理呢？送回小分队嗎？已是不可能的事；帶到威虎山去嗎？这只大虎又太笨了。我这次虽是去献礼的，可是所有礼物的一分一毫也不能为匪徒所得，我給予他們的只是他們的复灭。怎么办呢？只有埋起来，深深的埋在雪底下，等剿完座山鵬再取下山去。”他微微一笑，“有意思，那时我們拿着一虎一鵬下山該多有趣，小分队同志不知能乐得个什么样子呢。”

想到这里，他一股分外的高兴涌上心头，頓時全身涌出了力气，他的两腿向上一举，向下猛一落，就势站了起来，打扫了一下粘在身上的雪粉，正要弯腰去拖虎，忽然在西北虎来的方向，傳来了嘖嘖咕咕的說話声。楊子荣楞住了，最初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以为是过度緊張后发生的耳鳴。可是这語声越来越近，他便蹲下身子，順树空向語声窺望，发现在林深处有五个人向这里走来，他頓時心一翻，“这一定是威虎山的匪徒了，他們是蹿虎而来呢，还是听到我的枪声而来呢？”一陣激烈的思索，使他全身有些緊張，“不管怎样，来了就得对付。”他这样一冷靜，发觉了自

己由于紧张而紧握的双手，出了两把冷汗。他极力让紧张的肌肉松缓下来，内心对自己作了一个尖锐的批评：

“太不沉着，太胆小！这是一种畏惧的表现，这简直太危险，这种表现分明是向敌人招供，承认了自己不是胡彪，再愚蠢的敌人他也会把你识破。快！快镇静下来，斗争瞬间就要开始了！我不是杨子荣，我是胡彪。”

想着，他哼开了小曲，溜溜跔跔，缓步向马走去。

“提起了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……”他哼的是那样的象，完全象土匪的淫调。他对那五个人一瞧也不瞧，只当没看见，满不在乎的搅拌着马草料。心想：“我等着他，看他先来啥？”

“蘑菇，溜哪路？什么价？”①五个人中的一个，发出一句莫名其妙的黑话。

杨子荣一听，心想：“来的好顺当。”他笑嘻嘻的回头一看，五个人惊瞪着十只眼，并列地站在离他二十步远的地方。杨子荣直起身来，把右腮一摸，用食指按着鼻子尖，“嘿！想啥来啥，想吃奶，就来了妈妈，想娘家的人，小孩他舅舅就来啦。”②

他流利地答了匪徒的第一句黑话，并作了回答时按鼻尖的手式，接着他走上前去，在离匪徒五步远的地方，施了一个土匪的坎子礼道：

“紧三天，慢三天，怎么看不見天王山？”③

五个匪徒一听杨子荣的黑话，互相递了一下眼色，内中一个高个大麻子，叭的一声，把手捏了一个响道：

“野鸡闷头钻，哪能上天王山。”④

① 土匪黑话，意为：什么人？到哪里？

② 土匪黑话，意为：找同行。

③ 土匪黑话，意为：我走了九天，也没找到哇？

④ 土匪黑话，意为：因为你不是正牌的。

楊子榮把大皮帽子一摘，在头上划了一个圈又戴上。他发完了这个暗号，右臂向前平伸道：

“地上有的是米，唔呀有根底。”^①

“拜見過啊么啦？”^②大麻子把眼一瞪。

“他房上沒有瓦，非否非，否非否。”^③楊子榮答。

“哂噠？哂噠？”^④大麻子又道。

楊子榮兩臂一搖，施出又一个暗号道：

“一座玲瓏塔，面向青帶，背靠沙。”^⑤

“么哈？么哈？”^⑥

“正晌午时說話，誰也沒有家。”^⑦

五个匪徒怀疑的眼光，随着楊子榮这套毫不外行的暗号、暗語消逝了。他們微微一笑，盯向三十步开外的那只死老虎。然后大麻子向楊子榮一笑道：

“老大好枪法。”

“彼此彼此！老大不嫌的話，兄弟奉送。”

五个匪徒一齐狂笑的伸出大拇指头，“够朋友！够朋友！”說着行了个土匪礼。楊子榮也还了礼。

“老大，你的心意？”大麻子好象有点近乎地問道。

楊子榮面上略帶一点淒涼的答道：“許旅長遭難，兄弟我也只有脫骨換胎，步步登高吧！”

① 土匪黑話，意為：老子是正牌的，老牌的。

② 土匪黑話，意為：你从小拜誰為師？

③ 土匪黑話，意為：不到正堂不能說，徒不言師諱。

④ 土匪黑話，意為：誰引点你这里來？

⑤ 土匪黑話，意為：是個道人。

⑥ 土匪黑話，意為：以前獨干嗎？

⑦ 土匪黑話，意為：許大馬棒山上。

“那太好啦？”大麻子咧嘴一笑，“老弟，門坎在眼前，咱給你挑門帘。”

“多謝大哥引荐。”

“彼此关照，咱家向来办事仗义。”大麻子說着向楊子榮把眼一閉。

楊子榮已完全明白了大麻子閉眼的意思，心中一陣喜欢，“这个匪徒給我进山的暗号了。”想着，他从腰里掏出一条三寸寬二尺長的黑布，把黑布一甩道：

“朋友，少等。”

楊子榮把步枪和大肚匣子挂在馬鞍环上，收起了馬料袋，解开馬韁绳，然后按着匪徒的山規，把那条黑布蒙在眼上扎好，背向着大麻子等五人道：

“好交的，方便。”

大麻子哈哈一笑道：“錯不了，朋友。”說着他命令其余四人把虎抬在馬背上，又用匕首削下一根树枝，一端遞給楊子榮握着，另一端大麻子自己握着，順着五个匪徒的来路向正北而去。

座山鵬的大本营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圓木壘成的大木房，坐落在五福嶺中央那个小山包的脚下。大木房的地板上，鋪着几十張黑熊皮縫接的熊皮大地毯，七八盞大碗的野猪油灯，閃耀着晃眼的光亮。

座山鵬坐在正中的一把粗糙的大椅子上，上面垫着一張虎皮。他那光禿禿的大腦袋，象个大球胆一样，返射着象啤酒瓶子一样的亮光。一个尖尖的鷹嘴鼻子，鼻尖快要触到上嘴唇。下嘴巴蓄着一撮四寸多長的山羊胡子，穿一身寬寬大大的貂皮袄。他身后的墙上，挂着一幅大条山，条山上画着一个老鷹，振翹着双翅，单腿独立，爪下抓着那块峰頂的巨石，野凶凶地俯視着山

下。

座山鵬的兩旁，每邊四個人，坐在八塊大木墩上。內中有一個是大麻子[㊟]，他坐在左首的第一位。這就是座山鵬從當土匪以來，糾合的八大金剛。國民黨委了他的旅長要職後，這八大金剛就成了他部下的旅參謀長，副官長，和各團的團長、團副。

看這伙匪徒的凶惡的氣派，真象舊小說中所描繪的山大王。

楊子榮被一個看押他的小匪徒領進來後，去掉了眼上蒙的進山罩，他先按匪徒們的進山禮向座山鵬行了大禮，然後又向他行了國民黨的軍禮，便從容地站在被審的位置上，看着座山鵬，等候着這個老匪的問話。

座山鵬瞪着象猴子一樣的一對圓溜溜小眼睛，撇着山羊胡子，直盯着楊子榮。八大金剛凶惡的眼睛和座山鵬一樣緊逼着楊子榮，每人手里握着一把閃亮的匕首，寒光逼人。座山鵬三分鐘一句話也沒問，他是在施下馬威，這是他在考查所有的人慣用的手法，對楊子榮的來歷，當然他是不会潦草放過的。老匪的這一着也着實厲害。這三分鐘里，楊子榮象受刑一樣難忍，可是他心裏老是这样鼓勵着自己，“不要怕，別慌，鎮靜，這是匪徒的手法，忍不住就要露餡，革命鬥爭沒有太容易的事，大胆，大胆……相信自己沒有一點破綻。不能先說話，那樣……”

“天王蓋地虎。”[㊟]座山鵬突然發出一聲粗沉的黑話，兩只眼睛向楊子榮逼的更緊，八大金剛也是一樣，連已經用黑話考察過他的大麻子，也瞪起凶惡的眼睛。

這是匪徒中最機密的黑話，在匪徒的供詞中不知多少次的核對過它。楊子榮一聽這個老匪開口了，心裏頓時輕鬆了一大

㊟ 原書中威虎山匪首座山鵬的參謀長。

㊟ 土匪黑話，意為：你好大的膽！敢來氣你祖宗。

半，可是馬上又轉為緊張，因為還不敢百分之百地保證匪徒俘虜的供詞完全可靠，這一句要是答錯了，馬上自己就會被毀滅，甚至連解釋的余地也沒有。楊子榮在座山鵬和八大金剛凶惡的虎視下，努力控制着內心的緊張，他從容的按匪徒們回答這句黑話的規矩，把右衣襟一翻答道：

“**①** 寶塔鎮河妖。”

楊子榮的黑話剛出口，內心一陣激烈地跳動，是對？還是錯？

“臉紅什麼？”座山鵬緊逼一句，這既是一句黑話，但在这个節骨眼問這樣一句，確有着很大的神經戰的作用。

“精神煥發。”楊子榮因為這個老匪問的這一句，雖然在匪徒黑話譜以內，可是此刻問他，使楊子榮覺得也不知是黑話，還是明話？因而內心愈加緊張，可是他的外表却硬是裝着滿不在乎的神氣。

“怎麼又黃啦？”座山鵬的眼威比前更凶。

“防冷塗的蜡。”楊子榮微笑而從容地摸了一下嘴巴。

“好叭噠！”

“天下大大啦。”

座山鵬聽到被審者流利而從容的回答，嗯一聲喘了一口氣，向後一仰，靠在椅圈上，臉朝上，眼瞅着屋頂，山羊胡子一撇一撇的象個兔尾巴。八大金剛的凶氣，也緩和下來。接着這八大金剛一人一句又輪流問了一些普通的黑話，楊子榮對答如流，沒有一句難住他，他內心感謝着自己這幾天的苦練。

可是，楊子榮從俘虜口中所學到的黑話快要用完了，內心又

① 土匪黑話，意為：要是那樣，叫我从山上摔死，掉河里淹死。

② 土匪黑話，意為：內行，是把老手。

③ 土匪黑話，意為：不吹牛，闖過大隊頭。

是一陣焦急，心想：“匪徒們为了考察他們的同类，到底有多少黑話呢？是不是还有自己沒掌握到的呢？”他激劇地担心着这一点。

正在这时，座山鵬突然从椅子上直起腰来，把手一揮，八大金剛立时停止了再問。他捋了两下山羊胡子，哼了哼鷹嘴鼻，把鼻尖歪了两歪，拉着長腔，傲慢地向楊子荣問道：

“这么說，你是許旅長●的人了？”

楊子荣一听黑話結束，心里就象卸了重担一样的輕松，神色更加从容，他点了点头答道：

“許旅長的飼馬副官胡彪。”

“你想怎么办呢？”

“投奔三爷，好步步登高。”

“山穷水尽，也有点进見礼？”

楊子荣笑嘻嘻的，“托三爷的威风，一只老虎碰到我的枪口上。”

座山鵬格格地笑了一陣，八大金剛也狂笑了許久，还恭維着他們的魁首道：

“三爷，碰的真巧，六十大寿，有人献虎。”

座山鵬在狂喜中，使了个眼色，大麻子从身后舀了一大碗酒，递给楊子荣，楊子荣一看来了酒，内心完全輕松下来，这証明匪徒的进門坎子已經結束了，往下便可以随便些。他接过酒，朝空一举，咕嘟咕嘟一飲而尽。喝完后再把滿臉的胡髭一摸，轉身坐在一个木头墩子上，他决心把他准备的真正礼物再晚一点献，好讓这些匪徒看重自己。于是他拿出了土匪的气派，裝上一袋烟吸着，說开了他这个胡彪的来历。

“三爷：我胡彪这趟溜子可不容易！跟許旅長多年，還沒苦

● 即原書中的匪首許大馬棒。